

JIDU
SHEN
CANG

弗克 著

极 深度 藏

最致命的陷阱，正深藏于陷阱的背后！
最危险的敌人，正亲密簇拥于你的身旁！

三字遗言，
两方厮杀，
一着不慎全盘皆输！

看不见的手
摸不着的敌人，

正带给我们最恐怖的危险！

揭露人世间最险恶迷境之**犯罪实录！**



极 深度 藏

JIDU
SHEN GANG

弗克著

 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极度深藏 / 弗克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
2013. 5
ISBN 978-7-219-08318-5

I. ①极… II. ①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42865 号

监 制 白竹林
策划编辑 周月华
责任编辑 周月华
责任校对 唐柳娜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<http://www.gxpsh.cn>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 9
字 数 150 千字
版 次 2013 年 5 月 第 1 版
印 次 2013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8318-5/I·1633
定 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录 | CONTENTS

001 / 引子

003 / 第一部分：三字谜

134 / 第二部分：寻找之旅

引子

这是哪里？

当池敬文醒过来的时候，这是跳入他脑海的第一个问题。

头很晕，让他时不时出现幻觉，分不清自己此刻是在梦中还是在现实世界里。他恍惚中记得，自己似乎刚经历了什么，却无法确定来龙去脉。自己似乎曾经在一辆移动的车里，也许是船或者飞机，反正它一直在行驶。他似乎能听到外面的喧嚣，那些喧嚣偶尔变得异常剧烈，几乎要让他的大脑爆炸。在那之前呢？自己好像是在朝什么地方走去，后来发生了什么，他记不得了。

在梦境中，似乎有一个人手里举着一把刀朝自己走来，面孔时而模糊不清，时而变换成不同的脸，先是已去世多年的妻子廖珍，然后是自己的几位同事，最后竟然是自己的儿子池天海。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仇恨，举着刀一步步朝自己逼

极度深藏

过来。

池敬文闭着眼睛待了片刻，努力让梦境的记忆和各类乱七八糟的幻觉离开大脑，然后试着抬了抬头，剧烈的眩晕却让他又不得不让头躺回原处。这时他才感觉出，自己是躺在冰凉的地面上，地面有点儿潮湿，周围的空气也是如此。他试着动了动手脚，才发现自己的双手被绑在背后，双脚也被捆绑在一起，丝毫动弹不得。他深吸了口气，却被什么东西呛着了，猛烈地咳嗽了几声，最后才终于发出了颤抖的声音：

“有人吗？”

第一部分：三字谜

1

对王越龙来说，最近，他每天的生活都是从半夜开始的。

云门市北郊二十公里处有个叫胡家塘的地方，远远近近坐着十几个村庄，其中有一个叫正官村。正官村所在的位置，正好是三条高速公路的交会处，每天南来北往的车辆不断。因为交通便利，一些有生意头脑的村里人动起了脑筋，先后办起了几座村办工厂。这些工厂的生意，几乎全部来自云门市。云门的楼越盖越多，建筑工地自然也越来越多，对小型建筑材料，比如搭建脚手架用的金属套管、固定件等等的需求量越来越大，这些材料因为不是用在建筑本身，而只是辅助建材，一旦楼盖完就没什么大用，因此对质量要求不高。建筑商从来不会从大的钢铁厂或者正规金属加工厂购买这些材料，而是就地取材，从当地村办小厂里购买。楼盖完，质量好点儿的材料留着下次再用，质量不好的扔掉了事。王越龙就是在这样一家村办工厂里工作。

极度深藏

高中毕业后，他在一家国有工厂里当过两年临时工，学会了操作各种车床，钳工手艺也学了些，虽然只是二级，但应付不太复杂的活儿绰绰有余。后来那家工厂效益不好，王越龙和其他临时工一样，不得不另找出路。正巧，他的一位堂兄开办了一家金属加工厂，正缺会操作机床的人手，上门来请他，给的工资比之前那家国有工厂高了不少，王越龙自然满口答应。

最近几天，厂里连续接到几个合同，所有工人加班加点地赶活儿，王越龙也不例外。厂里把所有工人分成三组，三班倒，王越龙干凌晨1点到上午9点那一班，因此他每天下午睡觉，半夜起床出门上班，上午回家，吃饭补觉，整个儿过着晨昏颠倒的生活。好在他年轻，适应能力强，没两天就习惯了。

这天半夜，他起床喝了几口水，穿上工作服，带上两瓶矿泉水出了门，借着路灯的光亮朝前走去。厂子不远，走路只需要三分钟。

刚拐过一个弯，一个黑影突然出现在他面前，把他吓了一跳，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大步。来人见状，低声说道：“二龙，是我。”王越龙在家排行老二，他前面还有个哥，叫王成龙，村里人习惯叫他们大龙、二龙。

二龙定睛细看，认出了来人，松了口气，“田哥，黑灯瞎火的，干吗这么吓人？”

来人没说话，掏出烟给二龙点上。二龙吸了一口，“这么晚，找我有事？”

“对，想请兄弟你给帮个忙，做个小东西。”说着，来人从

口袋里掏出一张叠起来的纸，递给二龙。二龙接过来，打开看了一阵，瞧出来这是一张简易的机械加工图纸。

“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”二龙能看懂图纸，但他从没见过这件东西。

“我最近在弄一个切割设备，这东西是一个部件。”

“样子咋这么怪？看着不像是机器用的，不用攻丝（注：制作内螺纹叫攻丝）吗？”

“是机器用的。不用攻丝，我已经有配套设备了。”

二龙听了不再说话，把纸叠好放进口袋，问道：“你有原材料吗？”

“有。”来人弯腰从地上提起一个蛇皮袋，递给二龙，“都在里面。”

二龙接过口袋，打开看了看，把袋口扎紧拎在手里，“最近厂里活儿紧，怕没有空。下个礼拜来取行吗？”

“行！”

那人与二龙分手后，推着辆自行车，七拐八拐地出了村，等上了公路，这才跨上车，沿着那条公路不紧不慢地骑了起来。那条路向西，并不是回市里的路。

几个小时后天亮了。那人骑着车走在一条石板路上，路两边十分空旷，没有人家，时不时出现几座仿古建筑。越往前骑，仿古建筑越来越多，规模也越来越大，已经开始出现整片整片古代园林样式的建筑群。

那人又骑了十五分钟，在一片开阔地停下，把车存到旁边一个临时存车处。如今已经很少有人骑自行车，存车处里只有

极度深藏

三辆自行车。那人把车放好，走出存车处。

开阔地上聚了很多人，其中不少人身穿古代服装。一名手拿喇叭的汉子看到人到得差不多了，举起喇叭喊了起来：“大家静一静！还是昨天那场戏，参加过昨天拍摄的人到前面来。还没扮上的赶紧扮上！那谁，说你呢！你过来一下！”汉子用手指着刚从存车处出来的那个人。

那人走到汉子面前，点了下头，打了个招呼：“刘副导！”

刘副导说：“你是昨天演宦官的那个吧？”

“如果您说的是被那个什么公子一剑刺死的那个宦官，那就是我。”

“你叫什么？”

“您就叫我王中就行。”

“好！王中，昨天你演得不错，导演打算给你加点儿戏。没问题吧？”

王中点点头，“当然没问题，加戏是好事啊！没准哪天我红了呢！”

刘副导说：“一会儿导演会给你说说戏。你现在先去那儿，找化妆师帮你扮上，就跟她说是第六场的卫士甲。”说着，刘副导用手指了指远处一个棚子。

一个小时后，王中变了个样子。他头戴一顶武士头盔，盔顶飘着一缕红簪缨，全身披挂着一副铠甲，脚穿战靴，手里拿着一杆长柄鬼头刀，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。

导演走了过来，“你叫王中，是吧？来，我给你说说下面要拍的这场戏。”

王中走过来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导演。

导演说：“这场戏是这样。汉王要杀死一个大臣，命令两名武士把他拖下去斩首。你就是两名武士中的一个。你先站在殿外，听到汉王喊‘来人！把他拖出去，推出午门，即刻斩首’，你就上去。另一名武士动手拖那个大臣，这时候你有一句台词，你要说：‘大王，邓大人身上有御赐黄衫，小人不敢杀！’就这一句，你记住了吗？”

王中说：“没问题！‘大王，邓大人身上有御赐黄衫，小人不敢杀！’”

导演点点头，转身去招呼其他演员。不一会儿，王中听到导演“各就各位”的喊声，操起鬼头刀，跑到殿外站好。对面站着一个人和他身穿同样戏服的群众演员，彼此如同对方的影子。

“开始！”

架在一架摇臂上的摄像机由远到近摇进了大殿，一个平滑的移动，在大臣的左侧停住。王座上的汉王起身离座，几步走到大臣跟前，啪地一下把一本奏折甩到地上，“简直是一派胡言！如此丧心病狂的话你竟然也说得出口，枉为一个三朝元老！来人！把他拖出去，推出午门，即刻斩首！”

两名武士冲进殿，其中一人架住大臣的胳膊就要朝外拽，王中一手拦住，然后转身对汉王抱拳，大声说道：“大王，邓大人身上有御赐黄衫，小人不敢杀！”

“停！”

导演走过来，蹲下身对大臣说：“你听到汉王要杀你，你的脸上应该有些惊恐的表情，知道吗？重来！”

同样的戏重复了三遍，大臣的表演总是不能达到要求。导

极度深藏

演有点儿着急，“老兄，你不是第一次演戏，应该有些经验了！这么简单的表情都做不了？还不如那名群众演员呢！”说着，指了指王中。

经过了五次折腾，这场戏总算拍完了。王中的戏虽然不多，但他的表现出乎导演的意料。导演又给王中加了场戏，这次稍微有点儿难度，需要哭。导演说完戏，王中沉默了片刻，说：“我试试看。”

开拍了。在一个庭院里，汉王站在一个长廊内，身后跪着几位大臣。汉王说：“襄阳侯欺君罔上、结党营私，这样的人不严惩，朕的威严何在？！朕意已决，众卿不必再多言。”

王中扮演的老年大臣直起身，声音凄楚地说：“大王，襄阳侯一向对朝廷忠心耿耿，从未有过背弃臣子职守之为。圣上如此听信小人的谗言，让先王的在天之灵如何安息啊……”说完，表情悲凄，泪如雨下。

“停！太好了！”导演走过来，对着刚从地上站起来，还在擦眼泪的王中说，“你真是群众演员？以前没拍过戏吗？”

王中苦笑一下，“我真没拍过戏。”

“哭戏你都能演，一般的专业演员也就这样了！当群众演员可惜了，让我瞧瞧……”导演打开手里的剧本看了一阵，说，“后面有两场戏，每场有大概四五句台词，你来演得了。待遇嘛，每天给你两千元，怎么样？小刘，给他一份剧本。”

2

这天一早，池敬文和平时一样，乘公交车在平复路口下了车，沿着兴隆巷朝里走，在8点15分前后不紧不慢地跨进了区

文化馆的大门。他的这个时间表从他进入文化馆上班的那天起，已经保持了三十二年，除非不用来上班，否则每天基本上和单位门房里的时钟一样准确，基本上他每天都是最后一个到。

池敬文刚进单位的时候刚二十出头。那个时候“文化大革命”刚结束，百废待兴，许多人都被各种各样的想法激励着，跃跃欲试地等待时机。单位里跟池敬文差不多大的年轻人大都怀揣着一颗不安分的心，平时中午在单位食堂里吃过午饭，他们会聚在一起议论国家大事、港台歌星、朦胧诗、新款录音机，或者隔壁单位里新来的姑娘。这些闲聊，池敬文偶尔也会参加，但大部分时候不怎么热心，他总是喜欢一个人钻回自己的办公室，泡杯茶，找本书慢慢看。时间长了，大家觉得他清高，就都不怎么爱搭理他，他倒是觉得很自在。

后来几年，单位里的年轻人纷纷辞职，下海或者另谋高就，基本都走了，同龄人中只剩下池敬文一个人还留在单位里。对此，单位里的老人们也颇有点儿不理解，不止一次拿他开玩笑：“小池，别人都到外头挣大钱，就剩你一个独守空房？”

还有些人说话就没那么好听：“年纪轻轻，你就打算这么混一辈子？”

对这些，池敬文一律嘻嘻哈哈、打打马虎眼糊弄过去，但他心里怎么想，没人知道。有人私下里说，小池其实不像表面上那么老实，不止一个人看见他与不同的年轻姑娘在公园里出双人对，而且还曾有人在市里几家经营走私电子产品的黑市里见过他的身影。但池敬文在单位里嘴非常紧，凡与这些事沾边的话题，他绝不参与，别人问起来他就嘻嘻哈哈地糊弄过去。

极度深藏

二十四岁那年，池敬文和一个叫廖珍的姑娘结了婚。两年后，儿子池天海出生。

这么多年来，池敬文在单位同事眼中的形象一直没有变化：低调、神秘、城府深。他不富裕，但似乎也并不怎么缺钱；总的来说循规蹈矩，但时不时对单位的规章制度搞点儿擦边球的小动作；在仕途上没太大野心，但总免不了对比自己晚进单位，却试图在升迁上超过自己的同事使用点儿拿不到台面上的小伎俩。

他的这种形象一保持就是三十年。在这期间，他妻子廖珍因病离世。如今，他儿子池天海正在大学里上三年级，与一个女孩子交往得火热。

那天早上，池敬文提着公文包走进办公室，刚泡好一杯茶放到桌上，传达室的老刘头敲门进来，说门口有人找他。他跟着老刘头走出大门一瞧，来人是个五十来岁的汉子，从衣着打扮上看像个民工，自己却不认识。对方自我介绍说是廖珍老家的一个表弟，受廖珍父亲之托进城找他，说有事情希望他能帮忙。池敬文心里猜得到，妻子老家人来找他帮忙，无非是在城里找工作之类的事，心里就有些不愿意，但脸上没显露什么，语气平淡地问对方是什么事。

对方支吾着，一边从兜里掏出烟给池敬文点着，一边跟他商量，问能不能借一步说话，站在大门口讲话不方便。池敬文没说什么，吸了口烟，跟着来人朝巷口走去。

文化馆所在的兴隆巷早年十分热闹，后来巷子里的住户陆续都因拆迁搬走了，几家国有单位也先后乔迁新址，只剩下文化馆这个没人疼的孩子，还孤单而无奈地坚守着阵地。即

使是在大清早上班的高峰期，巷子里也没什么行人。

汉子领着池敬文走了十来米，似乎看到了什么东西，一面说：“看，那是个啥？”一面用手指着。池敬文顺着汉子手指的方向转头观望，什么都没看到，却感到自己的口鼻猛地被一条毛巾紧紧捂住，他刚想挣扎，却感觉四肢无力，逐渐失去知觉，最后瘫倒在那人的怀里。几乎同时，一辆车飞快地停在路边，汉子拉开车门，把池敬文的身体塞了进去，自己也迅速钻进车里，然后小车嗖地一下钻进了主干道的车流中，没过一会儿就看不见了。

就在池敬文被塞进汽车的时候，在城市的另一角，另一个人也在进行着他每日的常规动作，这个人是心理医生罗诚彬。

罗诚彬五十出头，在他这个年纪的男人里头发算是浓密乌黑的。鼻直唇薄，眉清目朗，戴一副做工考究的眼镜，干净利落的面颊上总挂着和善的笑意。这一点让他的许多病人从见第一面开始就对他充满好感，毕竟，谁都愿意和一个带着微笑听你说话的人交谈。

那天，罗诚彬的每日常规动作从手机铃声把他叫醒开始，那个铃声是一部老电影《火的战车》的主题音乐，是他最喜欢的电影音乐。洗漱完毕，他提着公文包出门，开车来到附近的一家早餐馆买早餐。他最喜欢的早餐品种是一份牛奶、两片夹奶酪和西红柿的面包。这是他在英国留学六年，英国人缺乏想象力的饮食所造成的“恶果”。

罗诚彬对饮食营养倒还算注意，一般不随便凑合。但是如果妻子不在身边，孩子住在大学宿舍，对绝大部分他这个年纪

极度深藏

的男人来说，大概不会有几个人自己做饭。

吃早餐时，罗诚彬一般会打开进店前买的早报读一读。新闻版的内容基本与前一天晚上的电视新闻没什么区别，因此他一般只是随意扫一眼大标题，就翻到社会版去，那是他关注的重点。罗诚彬早有一个观点：许多心理问题实际上是社会问题。他接触的病人越多，就越发肯定自己这个观点。最近他正打算写一篇专题论文，所以不愿意放过任何收集实证资料的机会。

吃完早餐，罗诚彬一般会直接去自己位于邦威路的诊所，那天也不例外。他开车拐进邦威路的时候，大约是早上8点40分，路上的车不多。

当初罗诚彬挑选诊所地址的时候，除了租金，周围环境是他最为关心的一个因素。办诊所不像开商场，人越多越好，恰恰相反，不那么热闹的地方反而会对病人，尤其是心理病人有吸引力。邦威路所在的这片地方，早年是一片荒滩，几年前才被开发，至少在目前，这里的地皮离炙手可热的程度还差得比较远。站在诊所那幢楼的楼顶，南郊的浮马山和山上的林木都清晰可见。

诊所里，助手兼护士韦雪已经先到了。她一面跟罗诚彬说了声“罗大夫，早上好”，一面把一杯冲泡得浓淡合适的咖啡端到里屋罗诚彬的桌上放好。韦雪刚从大学毕业，看到了罗诚彬登在报纸上的招聘启事就来应聘，罗诚彬很喜欢这个丫头做事的麻利和为人处世的低调，没用十分钟就决定雇用她。几年来，诊所的生意越来越好，罗诚彬已经觉得自己和这家诊所越来越离不开韦雪了。

上午9点前后，韦雪听到门铃响，意味着有客人光临。抬头一看，却不像是病人，而是一名身穿保安制服的汉子。他进了门，先四下看了看，然后问韦雪这是不是罗医生的诊所。韦雪说是。汉子指了指门外说：“门口有辆违章停放的车，你看看是不是你们的。”

韦雪起身朝门口走去。经过汉子身边的时候，汉子突然出手，从后面用一条毛巾捂住了韦雪的鼻子和嘴。几秒钟后，韦雪瘫软在地。

汉子把韦雪的身体拖到她的办公桌后面藏好，然后轻手轻脚来到里屋的门口，敲了敲门。

3

池敬文闭着眼睛待了片刻，努力让梦境的记忆和各类乱七八糟的幻觉离开大脑，然后试着抬了抬头，剧烈的眩晕却让他又不得不让头躺回原处。这时他才感觉出，自己是躺在冰凉的地面上，地面有点儿潮湿，周围的空气也是如此。他试着动了动手脚，才发现自己的双手被绑在背后，双脚也被捆绑在一起，丝毫动弹不得。他深吸了口气，却被什么东西呛着了，猛烈地咳嗽了几声，最后才终于发出了颤抖的声音：

“有人吗？”

“有人！”

池敬文听到从正对他头顶的方向传来了一声回答。他吃力地挪动了一下身体，仰着脖子朝声音的方向看去。

他看到了另外两个人，挤靠在一起，坐在墙角。其中一个池敬文不认识，另一个人的脸有点儿眼熟，但他一时记不起在